

# 在澳洲看中國的「留澳熱」

□ 白杰明

看成「救星」。

連駐北京澳洲《悉尼晨驅報》的記者站也被視為出國的捷徑，天天接到不知道多少垂詢留澳方法的電話。看樣子，六月底澳洲大使的好言相勸似乎有兩種因素在他們心目中起作用：一是中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生活的不安穩。讀者對這些都有不言而喻的了解，毋須我在此贅言了。另一個原因是，據

坎培拉的語言學校，打聽和申請的信件泛濫；

一個語言學校的校長訪華，被數千學生追趕。

過去有「賣豬仔」出洋，現在是「語言仔」放洋。花幾萬元澳幣，喝半載牛奶，學半載英文，不知是何滋味。

## 熱潮洶湧，大使闢謠

鑒於近數月中國大陸青年的留學澳洲熱潮如火如荼，澳洲駐華大使鄧若索（Garneau）六月廿四日在北京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發表聲明及答記者問。鄧若索大使講話的內容有二：首先闢謠，指出明年澳洲建國二百週年大慶政府將給非法留澳移民特赦的說法純粹是無稽之談；第二，雖然澳洲政府仍然歡迎有志來澳進修英語的人，但有關部門已經擬定了一系列規定，以制止沒有正當學習目的及帶不夠錢的學生混入國境。

面對着要湧往澳洲來的人間狂瀾，鄧若索的聲明很溫和。在澳洲政府裏面倒有人覺得這種姿態仍無濟於事，並為此而感到十分焦慮。

六月底，澳洲向申請來澳讀英語課程的學生訂出新的要求：每個學員在領取澳洲簽證前必須先交付至少半年學費；與此同時，還要向所申請入學的學校交出同期間的生活費（包括住宿、伙食等），按政府的計算，最低生活標準每週澳幣一百元。澳

洲使館發言人強調說，不能滿足這兩個條件的人甭想放洋。再者，如若有人企圖在學生簽證過期後賴在澳洲不走，政府就按照非法移民的處理辦法對待——即驅逐出境。

## 人海攻勢，只爲出國

在這半年來，申請來澳的中國學生幾乎難以計數。聽首都坎培拉地區語言學校的朋友說，他們學院平均每天收到一百多封中國人的來信，包括打聽申請手續和正式申請的人。全國各地的語言學校，正規和半正規的「野雞學院」，基本上都是這種情況。在這種「人海戰術」之下，這些學校束手無策。光是給申請者回信的工作，在人力和財力方面已造成了相當的困難。

但也有些學院仍積極招生，像西澳新聞辦的使館用語言學校的校長Gordon Munn。他六月間赴華招生，在廣州、廈門、上海和北京被四千多名學生所追趕。到了北京住進長城飯店之前，已經有衆多年輕人靜坐等候，把這麼一個辦學發財的澳洲佬

說來澳學語言的外國學生在讀書之餘，仍准許每週打二十小時的臨時工。雖然學生們可以合法地打工，但是因為語言障礙和中國人萬古不變的「凝聚力」，他們往往落入一些不按章付酬的中國飯館的

老闆手裏，備受歧視和剝削，工資甚至低到一兩塊澳元一小時（比國家規定的標準少幾倍）。現在澳洲平均工資為每小時八至十元，但打雜工的「語言仔」為了「一、二元也願意在中國餐館出賣勞力，嗚呼！既然大家都設法湧往被中國人譽為世界的後花園的地方，當然其他原因必定也很多。

大陸來的語言專科學生，基本上都屬於自費留學。目前，官方派遣的公費留學生在澳洲人數約七百名左右，且數量近年逐步增多，並受到澳洲教育部的特殊支持。在這些學生當中雖然也有凡是有人間煙火的地方都免不了的亂七八糟的事情，但基本上也不會造成什麼問題。反而其中有個別高幹子弟，決定先不奔向歐美而屈尊來澳，被澳洲官方的某些自以為城府很深的官吏視為不可多得的通往中國領導核心的「友好橋樑」。但在大陸留澳的語言熱當中，似乎不見什麼太有身份的紳士子弟越洋而來。不消說，公派生自認為比自費生身份高，不免對他

學校交出同期間的生活費（包括住宿、伙食等），

生所追趕。到了北京住進長城飯店之前，已經有衆

中，似乎不見什麼太有身份的紳士子弟越洋而來。

不消說，公派生自認為比自費生身份高，不免對他

說到這兒，就想起了在附近的語言班「學」英

語的一個中年大陸婦女。她是中國西部一個偏遠省

份某礦山的小幹部，土里巴氣的那麼一位小老太

婆，在鄉間泡了一輩子，外國啥事都不懂。她的一

位什麼「洋」親戚可憐見兒，給了她一筆錢，讓她

來澳洲呆上半載。結果，這位女士來澳後，人地生

疏地住在冷靜得要命的首都坎培拉。沒有交通工具，手頭上錢也不多，自己又不肯花。她心想交了

了，澳洲幾乎什麼都沒有看，哪兒也沒去，只是出

過國而已。可笑吧？但我可不忍心笑她。

們另眼相看。

## 「語言仔」大軍壓境

在上世紀廣東一帶大批人流往美澳，人數比近數年離開大陸的學生多了不知多少倍。當時打工仔外逃是為了挖金發財或逃避亂世，甘被「賣豬仔」出洋。現今則有「語言仔」，也想一去不同頭。雖然澳洲的經濟狀況近年一直不見改善，政府還說仍要下降。但正值此時，中國青年卻像發現新大陸一般想用學語言為敲門磚來澳，不免是看錯了形勢。「語言仔」先交半年學費和生活費來澳「半工半讀」，希望期滿更換簽證，拿工作簽證或移民簽證者，大有人在。不過，澳洲政府基本上已經堵住了這條出路。中國學生當然覺得這樣的作法太過小氣。他們眼看這個廣袤富裕的國土，人口稀少，資源豐富，幹嗎不讓咱哥們兒也來分享分享呢？他們當然沒想到製造這麼一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環境花費了幾代人的心血，只想到自己在大陸受到委屈，世界欠了自己一筆賬。

「語言仔」這一年來了一千餘人，但據政府估

計，新的一年數字會增多很多。我已經聽說有華僑家庭為了替大陸的家屬付一筆相當昂貴的「惡補」語言班的錢，攬得十分不愉快。花幾萬元澳幣，喝半載牛奶，才學了半截英文，真不曉得是一個什麼滋味。

## 怪事罄竹難書

最近，有朋友自滬來，告知一二怪事。據悉，澳洲數家非官辦的野鷄式語言學院在中國大陸廣泛招攬生意，然後規定凡向他們的學院申請學英語的學生，必須先把全部學費寄來。雖然語言課每班人

數以二十名左右為限，但他們仍故意招引大量的學生，甚至上千名申請。當然，錄取的人僅佔百分之二、三，其餘人要退還學費。不過，按照規定，學院可從這筆錢裏面扣掉百分之若干（約每人一百元上下）作為「註冊費」。從每一個做澳洲留學夢的學生身上咬掉一百元澳幣，本身也是一個生財之道，不少粵、滬學生已經上了這種當。中國銀行好像也在擠進澳洲熱的龐大隊伍中，要求赴澳洲的人先把所需的錢（金額有規定）存進國家銀行，以免「外行」聽了利息。

悉尼的友人說，那邊已經出現冒名讀書的大陸妓女。不知她們「結業」後是否要滿載愛滋病而歸呢？奇怪的事真是罄竹難書。

說到這兒，就想起了在附近的語言班「學」英語的一個中年大陸婦女。她是中國西部一個偏遠省份某礦山的小幹部，土里巴氣的那麼一位小老太婆，在鄉間泡了一輩子，外國啥事都不懂。她的一位什麼「洋」親戚可憐見兒，給了她一筆錢，讓她來澳洲呆上半載。結果，這位女士來澳後，人地生疏地住在冷靜得要命的首都坎培拉。沒有交通工具，手頭上錢也不多，自己又不肯花。她心想交了

了，澳洲幾乎什麼都沒有看，哪兒也沒去，只是出過國而已。可笑吧？但我可不忍心笑她。

博聞小掇

## 澳洲駐華使館的人潮

• 吳亦安

大陸青年留學澳洲的熱潮，使澳洲駐華大使館為之應接不暇。

六月底，澳洲駐華大使會公開闢謠，澄清明年大赦移民之說，重申所有持學生簽證者學習期滿必須返國，但湧往澳洲駐華大使館提出申請及等候簽證者依然人潮洶湧。

據七月初香港《文匯報》的一則報導，有百多人聚集在澳洲大使館等待簽證，其中有些已交了學費、買了機票，快要開課，但仍未拿到簽證。澳洲招攬生意，然後規定凡向他們的學院申請學英語的學生，必須先把全部學費寄來。雖然語言課每班人

手，加班加點，但仍未足應付。

七月中，一則美聯社的電訊報導，為數一百至二百名憤怒的中國學生在澳洲駐華大使館學生簽證部門外等候簽證數日，有些人將因此錯過班機及開課日。

中國學生赴澳洲的人數，近年急劇增加，據六月底澳洲駐華大使館一等新聞秘書愛德華在廣州說，中國赴澳學生人數，一九八二年只有七十八人，去年上升至一〇四三人，其中八七六人為自費留學生，今年頭五個月又比去年同期增長一倍左右。

留學澳洲熱潮，現在仍是方興未艾。據一位北京來客所述，每天總有數以百計的人聚集在澳洲使館外，提出申請或等待簽證，使館方面一度連申請表格也不敷應用，匆忙印製。此外，國內有些地方會有一些傳聞，說赴澳洲學習語言其實是「輸出勞工」，故造成大量青年設法申請澳洲的語言學校課程，主要是希望能藉此移民彼邦。